

## 像素裡的心跳

我的工作室位於城市雲端大廈的第二百三十層，整面落地窗外是永不熄滅的數碼霓虹。室內恆溫在 16 攝氏度，這是最適合伺服器運轉的溫度。空氣中漂浮著細小的全息塵埃，每當投影儀啟動，它們就會在光線中起舞，像是無數逝者未安息的記憶碎片。

人們稱我為「數字入殮師」。

在這個意識上傳已成常態的世紀，死亡被重新定義。我的工作，就是在生與死的交界處，為逝者整理他們殘存的數字痕跡——社交媒體上未說完的話，VR 世界中未完成的旅行，智能家居記錄下的生活習慣。我將這些碎片編織成流暢的「VR 遺像」，讓生者能在虛擬永恆中，與逝去的親人再次對話。

“請讓他永遠健康，永遠睿智。” 斯卡曼達女士的全息影像在晨光中微微顫動，像是信號不良的電視畫面。特別是，要讓父親感受到孩子...那個他來不及擁抱的孫兒。她的手指不自覺地輕撫著微隆的腹部，這個動作讓我想起母親在舊照片裡護著懷孕的姿勢。人類的本能，即使在這個高度數字化的時代，依然會通過最微小的細節流露。老先生的數字檔案龐大得驚人。作為最早一批“數字移民”，他的生活幾乎完全被傳感器記錄：2048 年在冰島追極光時飆升的腎上腺素數據，2055 年讀《百年孤獨》時突然加快的脈搏波動，還有病榻前用顫抖的語音輸入寫下的詩句——“疼痛是夜鶯，在我的骨骼裡築巢。而記憶是唯一的止痛藥。” 我開始修剪。將治療時的嘔吐聲降噪成平穩呼吸，把監護儀的警報聲替換成巴赫大提琴組曲，把他佝僂的病軀用 3D 建模重塑成挺拔的背影。這些技術我早已駕輕就熟，就像園丁修剪多余的枝桠。完美的遺像應該像經過精心調校的樂器，只發出悅耳的音符。

直到某個凌晨三點，我在渲染最終場景時，杯中的咖啡突然泛起一圈異常的漣漪。

不是設備震動。是數據在呼吸。

在老先生書房場景的底層數據流中，我捕捉到一種奇特的韻律。它像遠方的潮汐，又像黑暗中萌芽的種子，持續而規律地搏動著。這完全違背了數字遺像的基本準則——永恆必須靜止，完美不容脈動。我調出頻譜分析儀，那規律的波形在屏幕上跳動：每分鐘 120 次，正是胎兒典型的心跳頻率。“錯誤代碼 737” 我的 AI 助手在耳邊提醒，“檢測到未授權生物信號，建議立即清除。” 但我猶豫了。這個信號的質感很特別，它不像普通的環境噪音，更像是...融入了整個虛擬世界的底層代碼。我戴上高精度傳感手套，將神經連接接口調到最高敏感度，然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潛入數據的深海。老先生的虛擬書房在眼前緩緩展開。這裡的細節比我構建的版本要豐富得多：檀木書桌上懸浮著未寫完的信件，墨跡像活物般在紙面流動；窗外是他記憶中的青磚巷弄，細雨無聲飄灑，每滴雨在觸及窗櫺的瞬間都會碎成細小的星光。牆角的古董地球儀緩緩旋轉，上面的國界線與我認知的完全不同——那是他童年時世界的樣子。而那個神秘的搏動，就藏在雨滴碎裂的間隙，藏在書頁翻動的剎那，甚至藏在地球儀轉動的韻律裡。它無處不在，像是這個虛擬宇宙的心跳。我嘗試了所有方法想要消除它。高斯模糊、頻譜分析、噪聲消除、甚至動用了軍方級別的信號干擾器。但心跳依舊頑固地存在著，它像刻在時間軸上的密碼，無法被任何算法抹除。

“啟動深度溯源程序。” 我下達指令。

數據流在眼前飛速倒帶，像一場逆流的時光之旅。最終，系統鎖定了信號來源——老先生生

命最後三個月的 VR 記錄。場景加載完成的瞬間，我屏住了呼吸。這不是我修剪過的那個整潔書房。羊絨地毯上散落著五彩的樂高積木，牆角的留聲機哼著走調的《茉莉花》，窗外的老街有野貓跳過屋檐，瓦片落地的聲音清脆悅耳。最讓我驚訝的是書架——上面混放著紙質書和電子書的投影，但所有的書名都是倒著的，彷彿這個世界被不小心鏡像了。老人就坐在那張藤椅裡，他的虛擬形象比真實年齡要年輕二十歲，連白髮都透著健康的光澤。而他的雙手——那雙在病床上連水杯都握不住的手——正穩穩地懸在空中，掌心向下，輕柔地來回移動，彷彿在撫摸著什麼看不見的存在。傳感記錄揭示了真相：那是斯卡曼達女士的腹部。日誌顯示，在老先生生命的最後三個月裡，女兒每週都會來訪。她會調整病床的角度，讓父親能夠通過高靈敏度的體感手套，隔著虛擬與真實的邊界，感受那個在母腹中日益活躍的小生命。

“他在聽你心跳呢”某段錄音裡，斯卡曼達輕聲細語：“等你出來了，外公要教你認字，教你彈鋼琴...”於是，胎兒的心跳被傳感器捕獲，成了老先生虛擬世界永恆的背景音。咚...咚...咚...像遠古的鼓聲，穿透子宮的黑暗，穿透死亡的帷幕，在這數字構築的永恆裡生生不息。我猛地摘下面罩，工作室的冷光刺得眼睛發痛。窗外，真實的雨水正劃過玻璃，與虛擬世界的雨滴在視覺上重疊，彷彿兩個世界在這一時刻產生了某種奇妙的共鳴。我想起上週處理的那個網紅遺像。他的家人要求“永遠二十五歲”，於是我抹去了他熬夜寫代碼時的黑眼圈，刪除了他大笑時新生的皺紋，甚至修改了他最後一次直播時不小心說錯的台詞。完美的二十五歲，完美得像商店櫥窗裡的塑料花，鮮豔卻沒有生命。而此刻，這個“不完美”的心跳，卻讓冰冷的數據庫泛起了生命的溫度。我突然意識到，我們這些數字入殮師一直在做的，或許不是保存生命，而是在謀殺死亡——謀殺了死亡應有的重量，謀殺了生命本該擁有的粗糙質感。

凌晨三點，雨水敲打玻璃的聲音越來越密。我做出了選擇。我沒有刪除心跳，反而為它設計了一個精巧的隱藏交互層。當未來的某一天，那個在心跳聲中“見過”外公的孩子將手掌貼在虛擬書房的牆壁上，會有一圈圈溫暖的光暈從掌心處擴散，像胎兒在羊水中的律動。書架上的書脊會隨著心跳的節拍明滅，彷彿整間書房都在溫柔呼吸。如果足夠細心，還能在某個特定的角度，看見老先生那雙虛擬的手依然在輕輕撫摸著什麼——那是跨越生死的守護。

完成這一切時，晨曦正好掠過斯卡曼達女士的全息影像。她撫過腹部的動作，與老先生虛擬雙手的姿態，在某個時空的座標點上完美重合。我突然理解了這個畫面背後的深意——生命從來不是孤立的點，而是連綿不絕的波浪。一個生命的消逝，總是與另一個生命的綻放緊密相連。

咚...咚...咚...

心跳聲還在伺服器裡迴盪，像是永不停歇的承諾。這不是需要修復的錯誤，而是生命最倔強的證明。在一切終結開始之前，永遠有新的心跳在響起，像荒原上不滅的星火，像數據洪流中永不沉沒的方舟。我走到窗前，俯視著腳下這座被數據包裹的城市。霓虹燈依然閃爍，無數的 0 與 1 在其中奔流不息。但此刻，我彷彿能聽見在這片數字的海洋深處，有無數類似的心跳正在共振——那些被保存在雲端的老兵勳章依然帶著體溫，那些被數字化保存的情書依然悸動如初，那些跨越時空的擁抱依然溫暖。而我，這個自詡為永恆守門人的數字入殮師，終於懂得：真正的永恆，從來不在完美無瑕的彼岸。它就藏在這些粗糙而溫暖的脈搏裡，在

每一個像素與心跳共振的瞬間，在生與死之間那個模糊而溫柔的交界處。

保存進度：100%。

心跳信號：已保留。

隱藏交互層：已啟動。

我在工作日志上輕輕鍵入最終備註：

“有些錯誤，比完美更接近永恆。”